

张作霖派张学良去郑家屯相亲

历史天空

张学良住进了南满医学堂附属医院(现中国医科大学),这个医院是满铁开的,是当时东北医疗设备最好、医术最高的医院。这是张学良有生以来第一次吐血。张学良心里明白,他吐血不是吓的。虽然那一瞬间,猛然看见父亲如鬼一样出现,也吓了一跳。他吐血是因为这两天受了太多的刺激。

张怀英偷偷告诉张学良,爸爸把家里好多东西都拿去当了,有的还给卖了,凑了十万块钱,给表嫂拿去了。张学良呆呆地看了张怀英好一会儿,才说:家里没有钱吗?张怀英说:家里不是正在盖房子吗,钱都压在里面了。张学良欲言又止,张怀英明白他想问什么:你想知道表嫂要没那钱是不是?告诉你,要了,拿到钱后,她就走了,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。她把那个小院也给卖了,现在是一个美国人住着,长得人高马大的,说是来中国修铁路的。后面的话张学良已经听不进去了,胸口一阵阵地疼。

仅仅过了一天,张大公子住院的消息就传遍了奉天城。奉天各公署衙门的大小官员、奉省所有驻军各级长官、奉天城各界知名人士、外国驻奉领事馆的领事,都争先恐后地来医院探视。事后,张作霖不无得意地对张学良说:臭小子,你吐血口,把半个中国都惊动了。这是张学良第一次体会到东北第一公子的尊贵与荣耀,尽管此时不过勉强强算是个“准第一公子”,但这种以前没有体会过的尊荣已经让张学良感慨颇深了。

张怀英告诉张学良:来人都带了礼金,最少的一千块,最多的你猜多少?张怀英伸出双手:十万,是十万啊!哥,咱爸的面子好大啊!哥你说,早知道这样,咱爸干吗去当铺啊,十万块,轻轻松松就解决了嘛。

冯德麟也来看了张学良。冯庸说:

是我妈逼他来的,那么多的官都来了,咱不去,多让人说啊。冯德麟这次见了张学良没骂“小兔崽子”,喊的是小六子:小六子啊,这两天累坏了吧,这么多人来看,哪个不得应酬几句,嗓子都哑了吧?张学良这几日确实忙于应酬,苦不堪言。听了冯德麟的话,真感觉说到了心里,连连点头:是啊,是啊,冯大爷说得是,真是说得嗓子疼呢。可冯德麟接下来几句话却说得不受听了:小六子啊,回去跟你爸说说,以后不用做什么买卖了,费那个劲干吗?隔个三五年的,你吐一回血,啥都有了。

张学良把冯德麟的话学给了张作霖,张作霖没有直接回答,却讲起了当年与冯德麟在辽西的往事。最后说:那个时候,爸见了他可是要磕头的啊。张学良说:爸,咱们把收人家的钱都还回去吧,冯大爷能说这样的话,别人也能说,这不是好事。你放心,爸,我欠你的那十万块,长大了一定还你。张作霖笑笑:指你还,得哪百年?你想得倒容易,怎么还?你把钱退回去,人家还得骂你!我告诉你,他们的钱也不是好道来的。他们想干啥?我心里明白,找个机会还给他们也就是了。

那一晚,张作霖让祁老号弄了些酒菜,就在病房里与张学良喝起来,夜深才回家。这是张学良第一次喝酒,他本来不想喝。张作霖说:你有了女人,就是男子汉了,男子汉哪有不喝酒的。听了这话,张学良感到脸热辣辣的,赶紧往嘴里倒了一杯酒,说:这什么酒,这么冲,爸,你看我是不是脸红了?张作霖也喝进一杯酒,抹抹嘴说:老张家人喝酒不上脸,你爷爷、你大爷、二大爷,喝酒脸都不红。小子,记住,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演戏。你爸在江湖闯荡这么多年,什么事没经历过,什么人没见过?就你那个表嫂,她第一次来见我,我就知道她要

干什么。有人平白无故地请你喝酒吃饭,他准是有事求你。女人要是把脸一抹,不认识都敢解裤腰带,她准是想让你为她办事。我告诉你,这世界上你第一个要提防的就是女人。从古到今,女人坏了多少英雄好汉的事?男人最可悲的就是,琢磨着玩女人,结果却让女人给玩了。

张学良不想谈表嫂,尤其不想跟张作霖谈。可不管他把话题怎么绕,张作霖扯来扯去又扯到表嫂身上。那个女人是我撵走的,我告诉她,拿着钱,离开这里,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。你也不用惦记着找她,找也找不着。再说了,这种女人你找她干啥?她一个臭老娘们,对你一个小孩都舍得下手,还一张口就是十万。张学良觉得这话必须要解释,忙说:十万不是她要的,是我打算要出来给她的,她其实也挺可怜的。张作霖说:现在可可怜的不是她,是我,是你老爸!我一个堂堂大师长叫一个女人明明白白地敲去了十万,还得认栽。谁让我的儿子不争气,见了女人就昏天黑地的,连北都知道了,上自己家铺子里砸窑来了。张学良嘟囔一句:谁知道那是咱家的啊,再说了,我只是那么一嚷嚷,你为啥真送去十万啊?张作霖一拍桌子:我是想给你绝了这条孽根!你说你干的这叫啥事,啊?嘴巴上连胡子都没有,就去撩大老娘们,传出去我丢不起这人!十万块钱,我让她滚蛋,让她闭嘴,让她永永远远从你身边滚开!

这一刻,张学良才真正意识到,自己与表嫂的情缘是彻底断了。他举起酒杯,对张作霖说:爸,你的话我都记下了,这杯酒进肚,那个女人就在我的心里死了,我不会再想她,包括我与她之间所有的事!张学良把一杯酒一饮而尽。

说完这番话,张学良顿觉浑身轻松,连日来纠结在心中的烦恼与苦楚都一扫而空。他知道,自己可以睡一个好觉了。然而,张学良的轻松只坚持了一夜时间。第二天早上,有人送来一张日本正金银行的本票,面值十万。来人告诉他,是一个天仙般的女人送来的,让面交张学良先生。张学良一听,感觉“轰”的一声,一切又都回到了昨天。

这天,张学良百无聊赖地躺在车座上,半闭着眼睛。他现在心里乱得像一团纠缠在一起的麻,想抖都抖不开。张学良是到郑家屯相亲的,女方叫于凤至,是郑家屯于文斗的女儿。八九岁的时候,张学良听父亲说过于文斗,好像还说,这就是你未来的老丈人。张学良那时不懂老丈人的确切含义,只觉得那个名字听起来就像个土财主。表嫂的事平息后,张作霖再一次提起这个于文斗,说:你老丈人死两年了,你们也都长大了,去一趟吧,先看看,回来定个日子就把婚结了吧,你也到了该成家的年龄了。

张学良刚想说话,卢寿萱在后面扯了他一把:听你爸爸说,那姑娘不错,百里挑一呢。张学良满脸不屑:一个乡下土财主的女儿,再好也是个村姑,晚上上炕一脱鞋,倒出来半碗土。这话只是在心里想,没敢说出来。张作霖也不管他愿不愿意,第二天就让祁老号买了车票,像押犯人似的把他送上了火车。

随张学良去郑家屯的是师府的四大天王。四大天王是张作霖的贴身卫士,各有一身过硬的武功,枪法也好。

驻扎在郑家屯一带的吴俊升已经得到了消息。张学良一到郑家屯,吴俊升先把他接到了自己的公馆。当年,张作霖率部到郑家屯剿匪,处下了两个莫逆之交,一个是吴俊升,一个就是于文斗。

魏海东看到妻子坐在一辆高级轿车里

婚姻家庭

晓荷的脸瞬间苍白起来,她声音颤抖着说:“魏海东,你混蛋。”晓荷还想继续说下去,可魏海东已经没有耐心听了。此时恰好有一辆出租车路过,魏海东急忙抬手拦住出租车,头也没回就打开车门坐了进去,晓荷当然没有看到他眼角的泪滴。

直到出租车绝尘而去,晓荷还没有从刚才的打击中反应过来,仿佛一栋大厦顷刻间在她面前倒塌,她被吓傻了。晓荷做梦都没想到魏海东会轻易说出离婚的话。太多的委屈化作泪水滚滚而下,泪水无声地滑落。这时,一直站在旁边的天天看到晓荷的样子,急忙跑过来拉着她的衣襟摇晃着说:“妈妈,妈妈,你怎么了?”晓荷如梦初醒地抬起头看着天天,刚才气急攻心,她居然忘记了天天就站在旁边目睹了他们吵架的全过程。晓荷急忙止住眼泪,转过身把天天搂进自己的怀抱。

这时一辆车停在晓荷面前。茶色车窗玻璃缓缓降了下来,晓荷看到一张熟悉的脸,是苏逸轩。“嗨,陈小姐,真的是你啊?真是太巧了。”晓荷看到是苏逸轩,急忙松开怀抱中的天天,擦擦脸上的泪痕,勉强笑着说:“苏总,真是很巧,我也没想到在这里会遇见你。”苏逸轩看着天天问:“这是你儿子吧?很可爱的小家伙,对了,你们怎么会在这里?”

苏逸轩这么一问,晓荷心里刚刚压下的委屈翻江倒海般涌上来,泪水再次不受控制地落下来。苏逸轩看到晓荷的样子吓了一跳,一连声地问道:“陈小姐,你怎么了?”晓荷意识到这样不妥已经晚了,巨大的悲伤让她无语凝噎,她只好转过身去,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,以免自己呜咽出声。苏逸轩手足无措,只好搓着手说:“陈小姐,你怎么了?是不是不舒服啊?你们先到车上吧,去哪里我送你们。”天天看到妈妈的样子,只好扯扯

苏逸轩的衣襟怯怯地说:“叔叔,我爸爸惹我妈妈生气了。”苏逸轩看着天天澄澈的眼神,急忙用手抚摸了一下他的头说:“是吗?那你爸爸可真是不乖,现在你来安慰安慰你妈妈,让她不要生气了好不好?”“好。”天天听完立即拉着晓荷的手摇晃道,“妈妈不要生气了,爸爸不乖,回家打他屁股。”

晓荷听到这里更是悲从中来,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,一个陌生人尚可以逗她开心,给她一点安慰,为什么她为魏海东几乎付出了所有,他就不肯说一句软话呢?晓荷想归想,她很快调整自己的情绪,转过头看着苏逸轩不好意思地说:“苏总,让你见笑了,谢谢你的关心,我没事了,你去忙吧。”

苏逸轩看着晓荷四处张望的眼神,意识到她在找车,于是说:“今天我没事到工地来转转,正好碰见你了,这个地方刚刚开发,比较难打车,还是坐我的车回去吧。”晓荷答应了。

上了车,车里十分整洁,透明的挡风玻璃纤尘不染,暗格子的纯棉座套,给人一种极其亲切的感觉。车在路上缓缓滑行,晓荷看着苏逸轩沉稳地握着方向盘,目光炯炯有神地看着前方,他今天穿了竖条纹的棉质衬衣、米色的休闲裤,相比前两次西装革履,这样的装束更让人觉得随和亲切。苏逸轩默默地看着晓荷,心里是莫名的感动,有很久没有看到这感人至深的画面了,充满母性的女人总是最美的。年过四十,苏逸轩对女人可以说是阅人无数了,但没有一个人让他印象这么深。昨天看到她骑着自行车走在路上,微风吹着她的头发,自行车后座上是孩子的座椅,她脸上的表情恬淡而自然,像微风中开放的玉兰花,那种亲切感让他仿佛一下回到十年前,关于妻子的记忆慢慢浮现出来,以至于打错了方向盘将她撞倒。

车在路上缓缓行驶,两人各自想着心事,车轮无声,幸亏苏逸轩打开了

车内的音响,舒缓的音乐使车内的气氛不那么尴尬,但总这么沉默也不是个办法,晓荷在脑海里思索着该说点什么,但她想了半天也只是说:“昨天在悠仙美地吃饭,谢谢你埋单。”

苏逸轩正在想事情,听到晓荷这么一说不禁怔了一下,随即温和地笑着说:“陈小姐太客气了,大家既然遇到就是缘分,认识了就是朋友,对了,你们到东郊是看房子的吧?”“是啊,在街上看到温馨家园的宣传,特地过来看看。”晓荷说着往窗外望一眼,温馨家园的高楼已经被他们远远抛在后面,她的梦想什么时候才能实现?

时间过得真快,几公里的路程还是很快就走完了,车缓缓地滑下立交桥,像一尾黑色的游鱼游进都市的车水马龙中。苏逸轩一边转动方向盘一边征询地问晓荷:“陈小姐,你要回家吗?地址在什么地方?我送你过去。”

晓荷听到这话心里一阵疼痛,她用牙齿轻轻咬着嘴唇,眼睛茫然地看着前方。“妈妈,我饿。”见晓荷沉默不语,一直坐在她怀里的天天再次发出抗议。苏逸轩听到天天的声音,急忙对晓荷说:“陈小姐,孩子饿了,你要是方便的话我们一起吃个便饭吧。”

晓荷沉吟片刻,于是微笑着对苏逸轩说:“好吧。”苏逸轩得到晓荷的答复,立即转动方向盘,车子在路上画出优美的弧线向另一个方向驶去。恰在此时,一辆出租车从市区驶出来,两辆车擦肩而过。

擦肩而过的是魏海东。魏海东从温馨家园离开晓荷,坐上出租车才发现自己的手上青筋暴起,脸上眼角湿润,他几乎被晓荷的话语击蒙了,结婚这么多年他和她也算是患难与共、同舟共济了,她明明知道他的失意和迫不得已,还拿那样的话刺激他。所以一路上他都抱着决绝的心,这样的婚姻不要也罢。但推开门,熟悉的气息扑

面而来,魏海东离婚的决绝念头突然间土崩瓦解,家还是以以前的样子,简单而朴素,晓荷今天一大早就起床做过大扫除,地板拖得纤尘不染,玻璃桌可以照出人的影子,到处都是窗明几净,一切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。

魏海东站在客厅呆立观望,客厅的墙上是一张天天三岁时他们全家的照片,他们的背后,天是那么蓝,草是那么绿。魏海东一下感觉喉头发紧,双膝酸软。现在审视这场吵架魏海东有点不寒而栗,他和晓荷两个人都是容易激动的多血质类型,但凡吵架,血一往上涌,通常都会变得不理智,只会尽可能地发泄自己的不满,而夫妻吵架时最可怕的一点就是,他们往往因为太熟悉对方的本质和要害,会让所有的冷嘲热讽都箭无虚发。

结婚七年,魏海东忽然发现夫妻吵架原来是有惯性的,就像一个罐子破了,虽然经过精心修补,但裂痕依然存在,即使平常小心翼翼,也总会在无意间触动那个伤疤。但真的要把这个家拆散吗?不,他不能这样失去晓荷,魏海东从沙发上一跃而起,顾不上整理被自己弄乱的头发,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门口,打开门就往门外冲去。

现在,魏海东坐在出租车上用手抓着出租车的扶手,身子前倾,眼光一直在马路上飘荡,遇到领着孩子在路上走的女士,他就会提醒司机开慢一点,瞪大眼睛追着看,直到那影子被车抛到后面,他的神情专注而紧张,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追捕逃犯呢。

迎面驶来一辆黑色轿车,黑亮的车身,优美的流线型设计,在太阳下像是一条发光的游鱼,魏海东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。奥迪车开得很慢,两辆车擦肩而过的时候魏海东特地看了一眼,因为车窗开着,车里的情景尽收眼底,魏海东一下怔在那里:车里坐的人居然是晓荷!



黄世明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本书是沈阳大帅府博物馆、张学良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黄世明40年的心血力作。与众多描写张作霖张学良父亲的作品不同,长篇小说着眼于大帅府院内的爱恨情仇、悲欢离合,而将大帅府外的民国风云作为副线融汇其中,以第一手最珍贵的史料、第一次全部披露,拂去历史的尘埃,深度解密两代东北王发生在大帅府内不为人知的国恨家仇、私密情史……

[上期回顾]

表嫂接近张学良完全是为了给表哥报仇。张学良得知后虽然不是滋味,但还是带领大家一起找当年陷害表哥一家的彭掌柜报仇。但没想到彭掌柜的幕后东家竟是张作霖。



高克芳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你和你的他是否正罹患以下症状:你在他眼前晃荡,他视而不见;他在你眼前晃荡,你心里骂他犯贱;脾气点着火就着,恨不得一拍两散;到后来干脆省点力气,懒得生气;有一天,你惊觉你和他已经有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没做爱了,而此时,你的梦里的你心里出现了另一男性的面孔……其实,你就是陈晓荷,他就是魏海东。当你偶遇苏逸轩,而他认识了林菲,海平面倾斜了。你和他,注定排斥又缠绕。

七年,你痒了吗?

[上期回顾]

魏海东给晓荷弄了台电脑回家,两个人关系有所好转。这天全家在街上高兴地游玩,晓荷被房地产广告吸引,带全家去看房。很快她和魏海东又发生了争吵。